

历史地段视觉景观与非遗共生发展策略研究

余汇芸, 刘永波*, 秦丽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艺术学院, 上海 541006)

摘要: 本研究以上海田子坊与安徽宏村为例, 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地区的活化与共生机制。通过实地调查、视觉要素语义分析及空间句法分析, 系统梳理两地非遗类型构成、视觉景观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研究发现, 田子坊以都市创意型模式为主, 宏村以乡土传承型模式为主, 两地非遗在视觉景观、空间布局和活动体验上呈现不同共生策略。研究重点分析了传统技艺与美术、民间表演艺术、传统医药及民俗与饮食四类非遗的空间嵌入、视觉展示与互动体验方式, 总结出历史地段非遗共生发展策略, 为非遗在历史地区的活态传承与街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地段; 视觉景观; 共生发展; 活化

中图分类号: TU982; G122

DOI: <https://doi.org/10.71411/-2025-vli3-905>

Strategies for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Visual Landscap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istoric Districts

Huiyun Yu, Yongbo Liu, Qin Li

(Shanghai Zhongqiao Voc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 Shanghai 54100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ianzifang in Shanghai and Hongcun in Anhui Province as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activation and symbiotic mechanism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in historic district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semantic analysis of visual elements, and space syntax analys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mposition of ICH types,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landscap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the two si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ianzifang primarily follows an urban creative model, while Hongcun follows a r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model, with distinct strategies for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spatial arrangement, and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of



ICH. The study focuses on four categories of ICH—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and arts, folk performing arts,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folk customs and cuisine—analyzing their spatial embedding, visual display,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summarizes strategies for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ICH in historic districts,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living preservation of ICH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streetscapes.

Key wor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istoric districts; Visual landscapes; Symbiotic development; Revitalization

近年来，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度不断提升。历史地区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和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空间，在城市更新与存量开发背景下面临保护与更新的双重压力。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作为活态文化，不仅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民族精神，也承载着居民的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历史地区为非遗提供了生存和展示空间，而非遗则赋予历史地区文化气质与精神活力，两者相互依存、共生发展^[1]。然而，随着城市化推进和资本介入，一些历史地段出现了文化同质化和景观表演化现象，导致文化空心化和生活体验断裂^[2]。实践表明，要超越单纯展示，使非遗融入街区生活，视觉景观是关键媒介^[3]。

现有研究对非遗在历史地区的活化作用已有初步探讨，但多集中于非遗空间分布规律、传承载体保护及文化旅游融合路径等方向。如陈等指出非遗可持续性依赖街区整体空间质量与功能复合性^[1]。蒋等提出非遗可在缺乏城市遗产的地区建立语境延续^[4]。Moradi 强调提升场所感维度有助非遗活态传承^[5]。Esfehiani 则指出尊重地方文化的旅游开发可推动非遗与地方发展的协同^[6]。而对“视觉景观—非遗—空间”互动机制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视觉景观如何介入非遗的感知、再现与空间互动，尚缺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

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以上海田子坊和安徽宏村核心区为案例，结合实地调研、影像分析及文献综述，对比不同地域历史地区的非遗空间特征与视觉呈现策略，提出主要问题：非遗在视觉景观中如何被感知与再现？不同类型历史地区的非遗活化策略有何差异？视觉景观与非遗元素的互动机制如何影响街区文化活力？研究旨在从视觉与文化双重角度揭示非遗与历史地区的互动逻辑，为历史地区保护更新及非遗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视觉文化理论

视觉文化理论关注图像、视觉符号及视觉实践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强调视觉经验在当代社会的主导地位。随着社会视觉化发展，人们越来越依赖图像理解世界，图像在感性体验、信息传播和文化认同中占据核心位置^[7]。视觉文化不仅关注图像的审美价值，也强调身体、身份与社会互动在视觉实践中的作用。在此理论上，可探讨传统文化符号的当代创新路径。例如，传统纹样经历从史前图腾到现代数字艺术的演变，但面临形式固化与传播受限，研究者基于视觉文化理论实现了文化基因的传达与重生^[8]。这一思路为本研究揭示街区景观、非遗元素与空间布局的互动逻辑提供了思路。

1.2 空间生产理论

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存在，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由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空间三重维度构成。空间实践指人们日常使用与再造空间；空间表象体现规划、建筑等权力话语下的空间构想；表征空间反映居民与游客的感知与经验，是意义生成的场所。在历史地区中，非遗通过节庆、工艺、表演等形式不断激活街区空间，推动社会关系与文化价值的重构^[9]。借助空间生产理论，可分析非遗在街区布局、公共空间设计及社会互动中的再生产机制，探索“非遗+表演”“非遗+文化创新”等多元场景下的空间生成逻辑，为历史地区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更新提供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视觉文化理论强调文化符号的感知与传播，而空间生产理论揭示空间布局与社会实践的结构性逻辑。将两者结合，可从文化符号、视觉呈现与空间实践三个维度，系统分析非遗如何在街区视觉景观中被感知、体验并再生产，实现文化基因传达、地方叙事塑造与空间活力延续，为非遗“活态”传承和街区景观更新提供理

论与设计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地概况

2.1.1 上海田子坊

田子坊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是典型的里弄型历史街区。其历史可追溯至明嘉靖年间，已有近500年历史。该街区以20世纪初的石库门建筑为特色，呈现中西合璧的海派风格，总面积约7.2公顷，保留了低层、高密、小尺度的“三巷一街”鱼骨状街巷格局^[10]。2000年初，随着创意产业和艺术家入驻，田子坊成为中国最早实现传统街区向创意街区转型的案例。在活化过程中，街区保留历史空间格局，同时引入多项非遗展示与体验，如龙凤旗袍、海派剪纸、顾绣、琉璃工艺等，既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也促进非遗在城市中心的在地传承（图1）。田子坊的非遗活化路径呈现出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艺术聚落式保护、以体验式消费促进非遗传播、以文化创意激发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表达的特征。这种基于城市文化更新的“非遗+创意经济”模式，为海派文化的再生提供了示范性样本



图1 上海田子坊历史街区范围及主要非遗项目

2.1.2 安徽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黄山市黟县东北部，始建于南

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已有近900年历史，是徽州传统聚落的代表。宏村因独特的人工水系

形成了象征性的牛形村落，并以宗族聚居和精美建筑闻名，2000 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1]。村落非遗资源丰富，包括徽州三雕、徽墨、歙砚、竹篾、徽剧、徽州传统美食及闹花灯等，既体现工艺传统，也反映宗族文化与礼仪体系（图 2）。

近年来，宏村通过“村落—建筑—技艺—生活”四维融合，将非遗嵌入日常生活空间。地方政府、高校与企业还合作推动“数字徽州”建设，实现了非遗的数字化记录与沉浸式传播，使宏村在旅游开发与文化传承之间保持平衡



图 2 安徽宏村传统村落范围及主要非遗项目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基于视觉文化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以影像数据语义分割分析与空间句法分析为核心技术手段，结合案例分析与实地调研，构建了多维度耦合研究框架。

2.2.1 影像数据语义分割分析

为量化历史地段视觉景观特征，研究共实地拍摄了 521 张照片（其中田子坊 257 张、宏村 264 张），涵盖街巷空间、建筑立面、公共节点及文化活动场景等典型视角。采用 LaDeco 语义分割模型对两地采集的现状照片进行语义分割与

视觉要素识别分析（图 3）。基于文献综述，本研究将历史地段中的视觉景观分为自然要素和文化要素两大类。其中自然要素包括天空、地形、植被与水体，是塑造视觉层次与环境氛围的基础元素。文化要素则分为静态与动态两类，其中静态要素包括建筑、街巷与广场、历史遗迹、艺术与创意装置，是历史记忆与场所意义的空间载体；动态要素则涵盖文化创意活动、居民日常活动以及商业和旅游活动，反映了街区的社会活力与文化再生产过程。由于动态要素具有时间与行为的随机性，本研究暂不进行量化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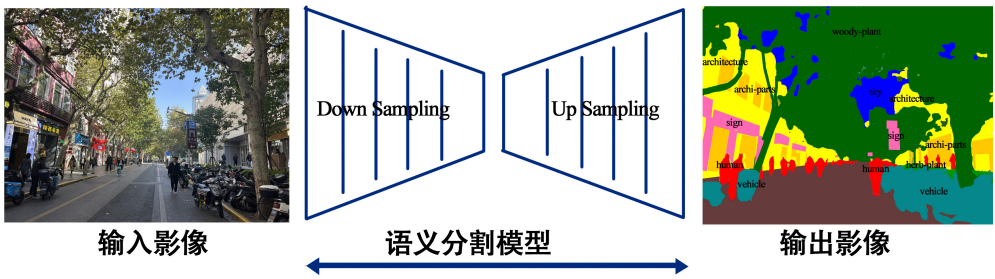


图 3 影像数据语义分割示意图

2.2.2 空间句法分析

为揭示街区空间形态与非遗要素的分布关系，本研究引入空间句法，借助 DepthmapX 对田子坊与宏村街巷网络进行拓扑分析。基于矢量化街巷图建立空间轴线模型，计算影响空间感知的关键指标连接值、选择值、总深度值。将空间句法指标与视觉语义分割结果叠加，可分析非遗要素在街区视觉景观中的分布及其与街巷空间的耦合关系，为非遗活态呈现、视觉景观更新和 文化传承提供量化支撑。

2.2.3 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

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结合实地踏勘、照片记录与文献资料，对两地的视觉景观特征、非遗活动空间及文化表达方式进行定性分析。以验证语义识别与空间句法分析的有效性，并归纳视觉景观更新对地方认同与文化传承的影响路径。

3 历史地段视觉景观与非遗关系分析

3.1 视觉景观构成特征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田子坊与宏村的视觉景观构成存在显著差异。宏村的自然要素占比更高，形成了以山水格局为基底、徽派传统建筑为主体的乡村聚落景观；而田子坊的文化要素占比更高，形成了以石库门建筑与文创产业为特色的城市街区风貌。两地在街巷与广场要素占比上大体相近，但景观意象与空间质感却完全不同。田子坊的视觉景观突出城市创意和建筑更新，强调视觉再造与文化再生；宏村则以古建民居和历史遗存为特色，重在对传统文化和自然风貌的保护延续。田子坊体现了时尚化、多元化的都市文化氛围与艺术生活方式的视觉特征，而宏村则展现出以徽派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意境与田园美学的沉浸式体验。

表 2 研究地主要视觉景观要素的构成情况

编号	类型		要素名称	所在地	平均占比（%）
1	自然要素		天空	上海田子坊	3.3
				安徽宏村	7.5
2			地形	上海田子坊	1.9
				安徽宏村	3.1
3			植被	上海田子坊	7.6
				安徽宏村	10.6
4			水体	上海田子坊	0.1
				安徽宏村	6.5
5	文化要素	静态要素	建筑	上海田子坊	57.5
				安徽宏村	45.7
6			街巷和广场	上海田子坊	9.1
				安徽宏村	9.6
7			其它历史遗迹	上海田子坊	0.4
				安徽宏村	3.6
8			艺术与创意装置	上海田子坊	9.3
				安徽宏村	3.3



3.2 空间形态特征分析

3.2.1 连接值分析

连接值反映空间单元与周边的直接联系程度，数值越高，空间连通性和人流吸引力越强。从图 5 可以看出，宏村与田子坊的街巷整体连通度均不高，连接值介于 1 至 6 之间。宏村的高连接值主要集中在月沼及通往南湖的主街巷，反映出公共活动空间的核心地位；外围及支巷连接值较低，空间较封闭，呈现传统聚落“内紧外疏”的特征。田子坊的高连接值集中在街区中部和西部，构成主要商业通道，人流密集；边缘小巷连通性较弱，空间较为封闭。



图 5 连接值分析图

3.2.2 选择值分析

选择值反映空间在整体网络中的中介作用，数值越高，表示该空间在路径选择中被经过的频率越高，是交通流的关键节点。如图 6、7 所示，R200 尺度下，宏村选择值最高区域集中在月沼周边，体现其作为村落核心的空间引导作用；田子坊则在“三巷一街”核心区形成高选择值集中带，远高于街区平均水平，表明其承担了主要人流通行功能。随着分析半径扩大至 R400，两地的整体选择值均上升，说明人流活动范围由局部核心空间延展至更广的邻里与区域层面，空间流动性增强。

3.2.3 总深度值分析

总深度值反映某一空间单元到达系统中其

他所有单元的距离总和，用于衡量空间的可达性与相对偏远程程度。总深度值越低，表示该空间与整体联系越紧密、可达性越高；反之则说明空间较为封闭或边缘化。由图 8、9 可见，随着分析半径从 R200 扩大至 R400，宏村与田子坊的总体深度值均有所上升，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宏村中月沼西南侧的深度值较高，反映其空间位置相对内敛；而田子坊靠近瑞金二路一带在各尺度下均表现出较高深度值，说明该区域空间联系较弱，处于街区结构的边缘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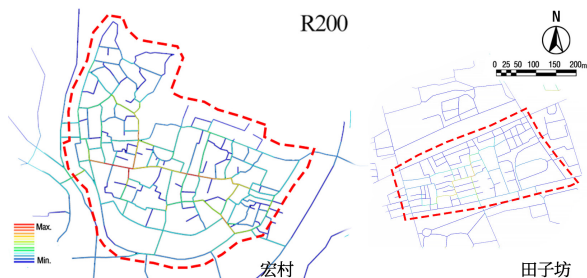


图 6 不同尺度区域的选择值分析 (R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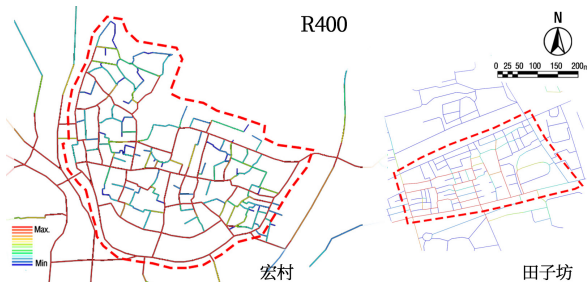


图 7 不同尺度区域的选择值分析 (R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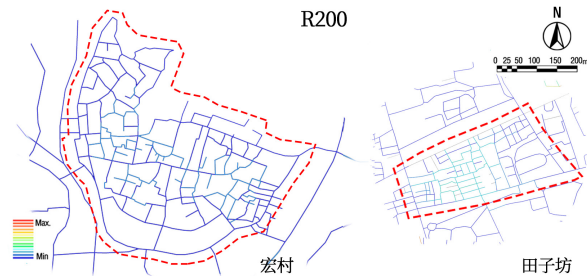


图 8 不同尺度区域的总深度值分析 (R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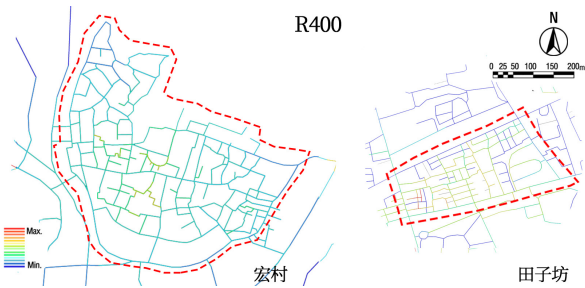


图 9 不同尺度区域的总深度值分析（R400）

3.3 非遗类型分析

通过对两地非遗项目的梳理，可以发现二者在类型结构、内容特征及活化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见表 1）。总的来看，两地的非遗项目主要包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民间表演艺术（如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游艺）、传统医药以及民俗与饮食五大类别，其中民俗与饮食占比最高，体现出生活化传承与文化体验型消费的双重特征。

表 1 研究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比较

类型	上海田子坊	安徽宏村	特征说明
传统技艺	13%	9.3%	田子坊以海派旗袍制作、印泥制作、琉璃制作、土布染织、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等为特色；安徽宏村以徽州三雕制作、徽墨制作、歙砚制作、竹篾制作、鱼龙灯制作、徽派建筑营造技艺等为特色
传统美术	31.6%	32.1%	田子坊以旗袍、刺绣、剪纸、琉璃等为特色；安徽宏村以徽州三雕、徽派版画、徽州篆刻为特色
民间表演艺术	5.7%	6.3%	田子坊主要有上海评弹、沪剧；宏村主要有花灯巡游会、雉山凤舞、麒麟送福等民俗表演
传统医药	6.5%	4.2%	田子坊主要有采耳，中医推拿针灸；宏村主要是中医推拿
民俗与饮食	43.2%	48.1%	田子坊主要有南翔小笼、梨膏糖、海派糕点、花茶；宏村主要有臭鳊鱼、毛豆腐、黄山毛峰、灵山酒酿等

注：数据为 2025 年 2-3 月根据现状调研对非遗相关的场所、店铺数量进行的统计

在类型分布上，田子坊与宏村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两地均以民俗与饮食类非遗为主，表明当代非遗传播多依托“可消费、可体验、可参与”的方式。其中，田子坊的海派美食与手信文化体现了城市居民对生活方式型非遗的需求；宏村的徽菜与酒酿等则延续了传统乡村生活习俗。传统美术在两地均占三成左右，但呈现不同特征。其中，田子坊的剪纸、刺绣、琉璃工艺偏向开放、现代化与创意转译，宏村的三雕、篆刻、版画则强调技艺传承与历史文脉延续。在非遗活化逻辑上，田子坊依托市场与文创经济，传统技艺兼具

展示与商业功能；宏村则以师徒传承和村落展陈为主，注重非遗与建筑遗产的有机共生。总体来看，田子坊体现了“创意化、体验化、商业化”的城市型活化模式，宏村体现“生态化、生活化、社区化”的乡村型活化模式，两者共同展示了中国历史地区非遗活化的多元路径。

3.4 非遗元素空间分布分析

3.4.1 非遗元素的视觉构成与空间分布

结合前文视觉景观构成与空间形态分析，田子坊与宏村的非遗呈现明显地域化空间模式。首先，传统技艺与美术类非遗多依附于建筑呈现。



其中田子坊的旗袍制作、剪纸、琉璃工艺等通过橱窗、作坊和墙面展示，形成了半开放的“技艺展示”空间。宏村的徽州三雕、徽墨、篆刻等则依托庭院、祠堂及展馆，强调原真性与历史延续性。民俗与饮食及传统医药类非遗主要嵌入店铺内部或入口处，田子坊通过开放操作台和橱窗展示南翔小笼、海派糕点、花茶等，强化游客体验；宏村通过餐饮店铺或民宿呈现臭鳃鱼、毛豆腐、黄山毛峰及中医推拿，实现生活化文化传递。民间表演艺术分布则存在差异，田子坊的上海评弹、沪剧主要在建筑内的小型剧场中演出。宏村的花灯巡游、舞麒麟、傩舞则多在街巷、小广场及节庆公共空间表演，社区参与和仪式感更强。总体来看，两地非遗在空间呈现上体现了城市型“创意化、体验化”与乡村型“生活化、社区化”的不同路径。从空间形态看，两地非遗元素呈核心节点集中分布特点。其中田子坊沿主要商业街及创意巷道串联非遗，形成“技艺—美术—美食”路线，与街区人流高选择值区域重合。宏村则沿南湖—月沼轴线及祠堂、古桥等节点布局，同样与高连接值、选择值区域高度重叠。

3.4.2 非遗元素对街区活力的作用

结合前文视觉景观构成和空间形态分析，非遗元素在增强街区文化识别性与活力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遗通过建筑立面、橱窗、作坊及公共空间的呈现，在视觉、参与和行为层面塑造了行人的空间认知，并利用街巷布局 and 空间节点的视觉引导强化人流动线，从而提升街区整体活力。具体而言，田子坊的非遗元素多沿高连接值的商业街和高选择值的核心通道布局，形成“建筑融合—创意再现—商业驱动”的城市型模式，使非遗展示与商业活动互为支撑，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联动。宏村的非遗则沿村落景观轴线及高选择值核心节点布置，与社区活动和节庆仪式空间紧密结合，呈现“生态融合—生活化呈现—

社区参与”的乡村型模式，实现非遗保护与社区互动的统一。总体来看，非遗元素的空间布局不仅呼应了各地视觉景观构成特征，也与街区空间形态指标相协调，通过视觉呈现与行为引导塑造了历史地区独特的街区活力。

4 历史地段视觉景观与非遗共生发展策略分析

4.1 传统技艺、美术与历史地区的共生

传统工艺美术类非遗既具有显著的审美价值，又具备实用功能，不仅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街区视觉景观和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与体验功能上，传统工艺美术兼具商品价值与参与体验。田子坊通过开放式制作与互动体验促进城市创意与商业联动；宏村则以小规模或预约方式呈现技艺，兼顾原真性与节庆氛围。传统技艺还延伸至生产与生活知识，如宏村的农耕体验与地方饮食，田子坊的旗袍体验与海派美食，将生活化非遗融入游客体验链条，实现视觉、行为和感受的统一。基于此，这类非遗的共生策略可总结为空间融合（嵌入街区建筑和庭院）、动态参与（可视化制作与互动体验）、差异化开发（开放与半封闭结合）、文化—旅游协同（非遗展示与消费体验结合）。

4.2 民间表演艺术与历史地区的共生

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既承载文化记忆，也吸引游客，其共生的关键在于表演与历史环境的融合。田子坊的上海评弹、沪剧多在小型艺术空间呈现，形成“静态空间+沉浸体验”，将表演嵌入日常消费与文化休闲场景，增强了都市街区的生命力，但过度商业化可能削弱原真性。宏村的花灯巡游、舞麒麟、傩舞等民间表演多在街巷和小广场进行，节庆性与社区参与感强，让游客自然融入村落生活，实现了表演与观看的空间共存。这类非遗的共生策略可从时空协调、内容选择、体验融合三方面优化，其中城市

历史地段可通过都市化文化消费场景重塑传统艺术传播,而乡村历史地段则可通过原生态节庆维系传统仪式,从而兼顾文化原真性、生活连续性与经济效益。

4.3 传统医药与历史地区的共生

传统医药是非遗中兼具生活性与文化性的代表,其核心在于医理技法传承与地方健康观念延续。在历史地区,这类非遗常通过诊疗、推拿、药膳、香疗等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居民与游客体验地方文化的重要媒介。田子坊多以中医推拿、采耳及草本护肤店铺呈现,通过空间营造与品牌化运营实现“医养融合”,兼具文化传播与商业价值,但部分项目存在符号化风险。宏村则通过草药铺及民间疗法传承,将推拿与草药制作融入村落日常,并在节庆或集市展示,强化非遗原生性与社区纽带。这类非遗共生策略应兼顾文化性、功能性与体验性,通过空间叙事体现文化底蕴,保留医药实用功能,并设计可参与体验,通过现代转译与商业创新,社区化与生活化传承,共同展示传统医药的活态共生逻辑。

4.4 民俗和饮食与历史地区的共生

民俗与饮食是历史地区中最具生活气息的非遗类型,其价值在于延续地方生活方式与社会记忆,同时塑造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上海田子坊,饮食文化通过多元餐饮空间和创意食品实现现代转译,如露天茶座、手工糖画与花茶体验等,不仅满足了游客体验,也展示了海派生活美学,呈现了民俗的现代化与多元化。宏村则更强调地域性与仪式性,节庆祈福、婚礼祭祀等活动集合徽菜,通过农家院落、民宿和集市呈现,强化社区情感与地方身份。民俗与饮食类非遗与历史地区的共生可概括为生活化传承(日常活动自然延续)、体验化更新(茶艺、年画或糖画互动)、品牌化传播(文化节、美食节打造文化IP),从而实现文化真实性与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地段的视觉景观与非遗活动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街区的文化识别与社会活力。从视觉文化理论看,建筑、街巷与公共空间是非遗的载体,而非遗又通过可视化呈现丰富了视觉体验,增强了文化辨识度。从空间生产理论看,非遗活动与社区生活互动,实现了历史空间的社会化生产,激活了文化与社会生命力。非遗与历史地段的共生发展不仅是文化保护的需要,也关系着地方身份塑造与城市记忆延续。通过空间整合、社区参与和体验式活动,非遗能够提升街区活力与经济价值;借助数字化与文旅融合,传统文化还可以拓展传播与教育功能,实现文化、社会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为历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文化再生提供实践路径。未来还有必要从非遗活动的长期社会影响、游客与居民行为互动、数字化介入效果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完善历史地段非遗活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策略,为历史地段的可持续保护与 cultural innovation 提供更系统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 陈星,杨豪中.扬州东关街历史街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空间研究[J].工业建筑,2016,46(03):38-45.
- [2]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的“功”与“过”[J].旅游学刊,2021,36(05):5-8.
- [3] 李心洁.想象、表征与传递:“非遗”短视频塑造城市形象的视觉修辞研究——基于微博号“@四川非遗”的分析[J].新媒体研究,2021,7(18):27-30.
- [4] Jiang J, Zang T, Xing J,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heritage and landscape approach to urban contextual continuity: the case of Suzhou[J]. Land,



2023, 12(1): 150.

[5] Mohammad-Moradi A, Yazdanfar S A, Norouzian-Maleki S. Exploring the sense of place components in historic districts: a strategy for urban designers and architects[J]. Ir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20, 30(1): 30-43.

[6] Esfehiani M H, Albrecht J N. Rol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ourism in natural protected areas[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8, 13(1): 15-29.

[7] 徐巍. 国内视觉文化理论研究及其反思 [J]. 中州学刊, 2008(03): 216-220.

[8] 梁之涵, 曾盈盈, 宋洋等. 传播·重生——视觉文化视域下传统纹样的形态创新研究 [J]. 天工, 2025(27): 44-46.

[9] 龚翔, 韩飞.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空间生产内涵、与路径 [J]. 机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06): 174-188.

[10] Zhong X, Chen X. Demolition, rehabil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Heritage in Shanghai' s urban regeneration, 1990-2015[J].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2017, 41(2): 82-91.

[11] 曹兴平, 贺涵, 冯琴等. 基于游客照片的皖南古村落目的地意象——以安徽宏村为例 [J]. 资源科学, 2020, 42(05): 933-945.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课题研究项目 (CNACS2024-I-48) ; 2024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 (2024CXQ046) ; 2025 年黄山市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 (2025297)

作者简介:

余汇芸 (1985—), 女, 硕士 (博士在读),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与遗产保护。

刘永波 (1989—),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秦丽 (1972-),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城市景观保护

通信作者:

刘永波 (1989—),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